

# 冬顏·台灣四季



鹽田已不再，淼茫卻依舊，  
風息浪不興，瀉湖平如鏡，  
漠漠水湄處，白鷺點碎趣。

文、圖／陳寬祐

## 候鳥

終於安靜下來了

這一群漂鳥

面風 送走冬的餘暉

神情輕鬆

晾起羽衣 抖落滿身疲憊

鷺鼓 七股

人去 暮煙漸濃

我在海島的故鄉等候冬，這裡的冬天沒有白雪皚皚，也沒有凍原凜冽，更沒有壁爐火焰。冬偶爾從高山降下，或許從海上飄來，隨候鳥南遷移來；瀟瀟朔雨，浩浩東北風。是後山的九降風，恆春的落山風，台江內海的怒吼。冬令大屯山濕漉，玉山頂極凍，北大武琉璃清澈。

昨夜，金鈴子被風吹響，今晨滿地掉落，你聽到冬的腳步聲了嗎？

今天陽曆十一月七日，太陽過黃經二二五度，是二十四節氣中的「立冬」。冬的第一天，天空悠閒地放晴，涼風稍起。我來到鰲鼓濕地，想尋找冬的第一個足跡。幾隻候鳥已飛抵，水鴨、燕鷗、鸕鶿、白鷺等等，禽鳴起落零星星。蘆葦的翠綠顏色已盡褪退，留下枯枝葉在風中飄曳。此刻天空淺青，絮雲舒展，微風沁涼，池畔不見人，不聞人語聲，一隻大白鷺在水邊立成一柱孤影，我把它收入心底，獨享這一池初冬的幽靜。

他們是我的「老朋友」，每年見面一回。我總會不時去西濱的永安、茄萣、四草、七股和鰲鼓等濕地拜訪他們，也算是一種對季節的回禮；因為只有冬天才能夠帶給我這麼多繽紛的生命感動。他們用色彩、用姿態、用鳴聲問候，而我則用讚嘆、攝影與詩文歡欣回應。他們在水畔佇立等待演奏，微風掀起這幕，音符都準備妥了，波紋也寫成五線譜，曲目呢？那

就隨心所欲，你是唯一的聽眾。

天地於是以此幕啓，奏出冬的序曲。

## 風狂

呼嘯的是 風  
 狂亂的是 草  
 憤怒的是 浪  
 屏息的是 我  
 不動的是 岸邊的石頭  
 隆冬裡  
 在岬角鼻端 和天地海  
 嘶聲交談

當冬候鳥飛抵台灣之際，東北季風也隨之而到。這是因為由北方南下的大陸冷空氣，受到行星風系的作用所形成的自然天象。此時除了玉山、雪山、太平山或大屯山等高山巔頂偶爾會飄雪外，台灣其他地方看不到白雪皚皚的北國雪景。但是強勁的風勢卻會讓人深深感知它的存在。這風，在後山被稱為「九降風」，



隆冬裡東北季風在岬角鼻端和天地海嘶聲對話

在恆春則稱為「落山風」，在西濱雖無特定名稱，但我自己稱它「狂風」。

真的，這風是瘋了！固執不知變通，不愛夏獨愛冬；偏愛西不愛東。這風咆哮壓蓋過一切聲音，勁力讓所有所有俯首稱臣，這風是不可懷疑的主宰。狂風吹進西濱，吹進倒風內海，吹進台江內海。狂風吹過道卡斯，吹過巴瀑拉，吹過貓霧扎，吹過西拉雅。狂風吹走西班牙人，吹走荷蘭人，吹走英國人，吹走國姓



終於安靜下來了，這一群漂鳥，面風送走冬的餘暉，晾起羽衣，抖落滿身疲憊



九降風順著花東縱谷南下，沿途吹襲秀姑巒溪、卑南溪的乾枯河床，激起陣陣沙塵

爺。這風現在瘋狂地吹向我的臉，吹落帽子，吹落眼鏡。狂風最後吹掉了全部全部的色彩。冬天的西濱真的風狂！

東北季風吹起，順著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間的花東縱谷，一路南下。沿途吹襲秀姑巒溪、卑南溪的乾枯河床，激起陣陣沙塵，遮蓋沿岸的大小聚落與城鎮。所以花東縱谷的居民自古就稱這現象為「九降風」（台語），意思是風很強勁，「九」代表最極、最大。現今玉里的舊地名為「璞石閣」，其實是由阿美族語「ㄉ、ㄊ一、ㄍㄛ」音譯而來的，是「風塵很多」的意思。

當九降風吹到恆春半島，就成落山風了。這風吹起，世界就改變了，怒海狂沙。有說話聽不見，有表情看不清，啞口無言，只剩下手語遙指白浪濤天的海，企圖向人比畫它的亂。這就是「啞狗海」舊地名的由來。啞狗海隸屬屏東縣滿州鄉港口村轄區，大約是現在恆春半島東岸佳鵝公路(台26)港口溪出海口到興海漁

港一帶的聚落與海域。

為何會稱為「啞狗海」？有一說法是，不管冬天的落山風多麼強勁、海浪有多大，但幾乎都聽不到海浪拍岸聲，只聽到狂風的嘶吼，於是在地人就稱這一帶為「啞狗海」。不過我另有想像，由於風勢實在太大，人們只聽到風聲，而且吹沙滾滾，村民在外活動時，必須蒙面罩口以避風沙，所以互相看不到對方的表情，也聽不到說話聲，只好用手勢比畫，如兩位失聰者無法對說，只能互以手語溝通。

當然，這些僅是我的另類發想罷了。

## 內海

倒風哆嗦

煙波浩渺

瀉湖 鹽田 枯枝 漂鳥

極目遠眺 人蹤杳然

啊！無邊的孤寂

冬在這裡...

2010年除夕，最冷的最後一天，來到四草看鳥，但只見到一隻落單的水鳥，好冷！這是我對「台江內海」及「倒風內海」寒冬時的最深刻感受；孤寂、冷颼、無色...

從前古曾文溪的沖積扇，與沿岸的一連串沙洲，將其內的廣闊瀉湖，南北分成「倒風內海」及「台江內海」。現今這些瀉湖大多已淤積陸化，徒留河道、魚塢、鹽田等遺蹟。

每到冬天，當東北季風呼嘯橫掃這片廣大的鹽份地帶時，我常會沿著台17號公路，一路由四草、七股、將軍、北門、東石北上直到鰲鼓，用眼、用身、用耳、用心，去體會這「酷寒水凝凍，風狂雨斜亂」，而且只有冬天的西濱內海，才能孕育出令人深沉的抽象美感。看鯤鯓瀉湖蚵架縱橫，看鹽田魚塢野煙滄茫；看那些枯枝在冷風中抖顫，看那些鹽堆與寒水相映。

而我則像是兀坐在「枯山水」庭園裡冥想的僧人。



酷寒水凝凍，風狂雨斜亂；孤寂、冷颼、無色...



啊！無邊的孤寂，冬在這裡...

## 冬至

又一次

靜悄悄 地球完成公轉

沒有歡呼 沒有喝采

只等待剎那的回返

風息於此刻 水止在湖心

浮雲凝映 飄絮凍寒

時空行到水窮處

無水也無雲

再過去 再過去

晝極短 夜最長

一切都是宇宙的消與長

如太極 如生命

輪迴 輪迴

一回又一回

二十四歲時節氣中，我獨鍾「冬至」和「夏至」，對它們有一份特殊的想像、期盼和情感；尤其是冬至。大概是種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」、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的幽思心境吧！

今天陽曆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太陽過黃經二七〇度，太陽推極南，盡抵南迴歸線，晝極短

夜最長，明晨陽生春又返，歲時稱為「冬至」。這一天也正適逢農曆十一月十六日，月圓盈滿時，我來到七股鹽田濕地，在日月交會的穹遠處，抓住太陽行至南迴歸線的最後一抹殘暉。此刻，白晝已經行過，長夜即將到臨，候鳥疾飛鳴叫，劃淼茫的瀉湖；冬至、月圓和夕陽在此交會，我兀立海堤上，不禁跌入這時空的無垠沉思。

也讓我想起2012年的12月21日冬至。那時候人人都說世界末日到了，就在冬至這一天；據說，馬雅古曆這般預言，末日在1221，人類被畫上了句號。於是電影如此編劇；末日大餐，四人同行一人免費，廣告如此推銷；末日瘋狂殺戮，校園師生橫屍遍地，電視如此反覆播放；你們應該懺悔，因為天國近了，宗教如此疾呼。1366560，7654321...最後沒事，吃湯圓去！世界末日的把戲耍完了，孩子們！該回去休息了，因為今夜將寒長。明晨我復北返，來年春天又在望。

在2012年的冬至，我看盡荒謬的人世百態，而天地並不理會這些紛紛擾擾，繼續四季運行，周而復始，默默如一。



冬至，晝極短，夜最長，這一切都是宇宙的消長，如太極，如生命輪迴，一回又一回



候鳥疾飛鳴叫，冬至月圓夕陽